

致温台林·汤马斯的信

托洛茨基

（按：汤马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，曾被选为德国共产党的国会议员。1937年在美国，参加‘国际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’，担任委员。当时他曾向托洛茨基提出一些问题，认为在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，在苏维埃政府镇压克朗斯达脱暴动问题上，以及在内战中它对付乌克兰独立的马黑诺率领的队伍这个事件上，证明出布尔雪维克主义与史大林主义之间并无不同之处。这封信便是托氏的回答——中译者。）

亲爱的同志：

我以为您向我提出的问题，与纽约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无直接关系，也不会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发生影响。虽然如此，我却极愿意答复您的问题，以便让所有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人，能够知道我的确实意见。

‘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’

跟许多别的人一样，您也是在‘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’这个原则上，见到了万恶之源。此一原则的本身极其抽象，而且是唯理主义的。它容许人们作各种不同的解释。不过从唯物论的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问题，我却愿意为这个公式辩护。是的，我认为，手段本身无所谓好或坏的，世上也没有什么与某一绝对的、超历史的原则相关联的好手段或坏手段。凡是能提高人对自然的征服力量，凡是趋向于取消人压迫人的一切手段，都是好的。在此一宽广的历史意义中，手段之是否正当只能自目的来决定。

不过，这是否说，虚伪，叛变，出卖这些手段，只要它们能导向‘目的’便可以应用呢？一切要看目的性质来决定。如果目的是要解放人类，那么虚伪、出卖与叛变便决计不能成为合适的手段。伊辟鸠鲁派主张‘快乐’，他们的反对者就指责他们堕落到猪猡的理想。对于这个指责，伊辟鸠鲁派回答道：他们的反对者是以猪猡的方式来了解快乐的意义——这个回答倒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您提到了列宁的话。他尝说一个革命党有‘权’使它的敌对者在群众眼中成为可恨与可鄙。在这样的话中，您看出了列宁在原则上为无道德论作了辩护。不过您忘记指出究竟那些崇高道德的代表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，是在哪一个政治营垒中。依据我的观察，政治斗争一般都是广泛应用了夸大，曲解，虚伪与诬蔑的。当时马克思，恩格斯及其朋友们是如此；较后，布尔雪维克派，卡尔·李卜克内西与罗莎·卢森堡也是如此；现在则轮到托洛茨基派。有产者们对于革命的仇恨；小资产阶级的迟钝的保守主义，知识份子的自大与傲慢；劳工官僚们的物质利益——所有这些因素联合起来，形成了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。同时，这些进行诬蔑的先生们却不忘记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表示愤慨。此种伪善的愤慨不是别的，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件武器吧了。

列宁的立场

您所引证的那句话，列宁只想说他不再把孟什维克派当作无产阶级的战士看待，他的任务是要使工人们以仇恨的眼光来看他们。列宁以他特有的那种热情来表达他的思想，以致有可能让人作含糊不清与不相称的解释。但根据列宁的全部著作和他一生的工作，我要声明：这个不妥协的战士却是一个最忠诚的对手，因为，不管他说的话中有种种夸张和偏激，他总是要尽力告诉群众以事情的真相。相反，改良派反对列宁的斗争却总是在普遍真理的掩盖之下，彻底渗透了伪善，虚伪，诡计与伪造。

你关于1921年克朗斯达脱暴动的估价是根本不正确的。最好与最有牺牲精神的水兵早已完全从克朗斯达脱调走了，他们在前线与全国的地方苏维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。那时留下来的是灰暗的一群，非常自负（‘我们是打克朗斯达脱来的’）却无政治教育，也不准备为革命而牺牲的。克朗斯达脱人要求享有特权。暴动的目的是要获得特权的粮食配给。水兵们拥有大炮与战舰。俄国的乃至外国的一切反动派立即抓住了这个暴动。白俄侨民要求给暴动者以援助。这次暴动如果胜利，不管水兵们的头脑中是如何想法，结果总只能带来反革命的胜利。他们反映了落后农民对于工人敌视，反映了兵士或水兵对于‘市民’彼得堡的自大心情，又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纪律的仇恨。因此那个运动具有反革命性质。同时因为暴动者拥有要塞中的武器，他们是只能用武器来扑灭的。

您对马黑诺的估计也同样的错误。马氏本人是一个狂徒与冒险家的混合物。他成了这些流氓的集中点，——正

是这些同样的流派造成了克朗斯达暴动的。骑兵，一般说来是军队中最反动的一个部分。骑马者总是看不起步行人的。马黑诺建立了一支农民骑兵，他们的马匹是自备的。这些农民，并不是由十月革命首次唤醒的那些被践踏的贫农，而是害怕失去已有产业的那些强盛的与吃得好好的那些富农。对于这种富农骑士的精神来说，世上再没有比马黑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（不要国家，不承认中央政权）更为合适的了。此外我应该指出一点：马黑诺的信徒们对于城市和城市工人仇恨，又补充以一种富有战斗性的反犹主义。正当我们与邓尼金和乌朗格尔的白军进行生死斗争之时，马黑诺派企图进行一种独立政策。拉紧了马嚼子，这个小资产阶级份子(富农)以为他能够一方面使资本家，另一方面使工人听从他的矛盾的见解。这个富农是武装了的，我们得解除他的武装，而这也正是我们所干过的事。

史大林与布尔雪维克派

你企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：史大林的虚构伪造乃导源于布尔雪维克派的‘无道德论’——这是根本不对的。当革命正在为被压迫群众的解放而斗争之时，它以正确的名称来称呼一切事物，不需要什么虚构伪造。伪造的制度发源于此一事实，即发源于史大林派官僚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斗争，因而不得不隐藏与遮盖其真正目的。您不从历史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去寻找解释，却创造‘原始罪恶’的理论，这个理论符合于教会，却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共和国。

里昂·托洛茨基

1937年7月6日于考约亚冈